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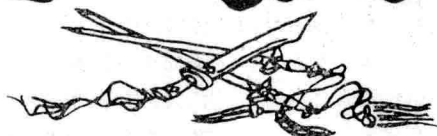
三俠劍

單
田
芳

下



三俠劍



单田芳

下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三 侠 剑

单田芳 著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通辽市霍林河大街路北)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
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38.25印张 800千字

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新书号 ISBN7 ·—5312—0017—1/I·7

统一书号：MR10294·75 定价：5.82 元

内 容 提 要

新编历史评书《三侠剑》，讲的是清康熙年间，国泰民安，三侠三剑（三侠：神镖将胜英、震三山肖杰、九头狮子孟凯；三剑：艾连池、红衣女、夏侯商元）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，在行侠仗义中演出的一个个别开生面、惊险奇异的故事。

主人公是三侠之一的十三镖局总镖头胜英，在讨伐淫贼、清理上三门门规时，和三侠三剑及十三镖局的兄弟们，与一伙山寨强人展开了矛盾冲突。仇恨越结越深，斗争越演越烈，高人强手层出不穷，故事情节变化莫测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此书从旧武侠小说演变而来，经评书演员单田芳锤炼加工，已剔除糟粕，无神幻荒诞痕迹。语言流畅简炼，人物富有个性，武打场面各有特色，读来饶有兴味。

全书约二百回，本书仅截取其中六十四回，约八十万字，分上下册出版。

目 录

- 第三十三回 得而复失五寇漏网 宽期缓限带罪立功… (1)
- 第三十四回 钱家庄义弟访盟兄 刘万里受骗入歧路… (22)
- 第三十五回 访五寇初登连云山 恩当仇亲人互争计… (45)
- 第三十六回 姐弟重逢反目动武 六小寻寇意外生枝… (66)
- 第三十七回 假扮新娘混入魔窟 姑嫂争风刀光剑影… (89)
- 第三十八回 铁龙山胜英会五虎 双鞭将有意激山王… (110)
- 第三十九回 胜英中计身陷水穴 贾明被拿舌战士英… (128)
- 第四十回 金头虎扬威胜三阵 蒋伯芳奋勇战顽敌… (148)
- 第四十一回 刘士英奸狡施诡计 两贼魔夜探对松山… (168)
- 第四十二回 明大义士忠反山寨 斩海蛟胜英死逢生… (187)
- 第四十三回 瞽目神魔改邪归正 胜英完案回籍为民… (204)
- 第四十四回 小弟兄大闹茂州庙 昆仑侠艺服秦天龙… (222)
- 第四十五回 胜奎定亲群雄贺喜 蒋伯芳棍扫五道观… (240)
- 第四十六回 伪君子暗中下毒手 小侠客定计除祸害… (258)
- 第四十七回 少林僧火烧胜家寨 昆仑侠二下南七省… (275)
- 第四十八回 神镖将仗义救难妇 震八方投身方家集… (295)
- 第四十九回 神镖将被困方家集 金头虎途中遭人戏… (313)
- 第五十回 蒋伯芳棍扫方家集 肖银龙夜探双龙山… (333)
- 第五十一回 石俊山仗义救难女 林素梅含泪寻胞兄… (353)

- 第五十二回 林素梅庙中结姻缘 于金凤搭救未婚夫…(372)
- 第五十三回 孟金龙宝杵战群寇 林士佩设计诬胜英…(390)
- 第五十四回 设毒计火烧孟家寨 报怨仇血洗双龙山…(408)
- 第五十五回 铁臂苍龙爱徒生智 司马道人搬弄是非…(424)
- 第五十六回 假胜英禁官伤人命 真胜英坐牢打官司…(439)
- 第五十七回 昆仑侠怒闯冲天岛 孙建章布下巧机关…(455)
- 第五十八回 夏侯商元暗助师弟 欧阳天佐探八卦亭…(470)
- 第五十九回 请高人十老下杭州 探真情六小闯大祸…(485)
- 第六十回 贺家庄六小识一小 破道人严惩凶和尙…(501)
- 第六十一回 排疑难十老请一老 解纠纷肖霜闹山寨…(521)
- 第六十二回 忠言逆耳立擂决斗 抛砖引玉提醒良知…(538)
- 第六十三回 海神擂蒋伯芳扬威 梁士兴登台打不平…(555)
- 第六十四回 蒋伯芳擂台遭挫折 艾连池掌震壁和僧…(574)

第三十三回

得而复失五寇漏网 宽期缓限带罪立功

神力王豪格见胜英跪倒马前，这才问道：

“胜英啊，肖金台一仗胜败如何呀？”

胜英往上叩头：

“回王驾千岁的话。蒙皇上的洪福，仗大清的国威，小民马到成功，业已把宝灯请回，贼盗抓住。”

“好，这你算将功折罪了，宝灯现在何处？”

“小人带来了。”

胜英冲后边一招手，欧阳天佐，欧阳天佑和蒋伯芳把宝灯往前一递，胜英接过来交给神力王的亲兵，这名亲兵把宝灯往上一递。神力王在马上把宝灯打开这么一看，一点不错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，正是这盏宝灯。胜英啊，也难为你了，平身。”

“谢王驾千千岁。”

胜英这才站起来，神力王派专人看守宝灯，然后又问：

“抓住多少贼呀？”

“回王爷的话，除了击毙的之外抓住五名要犯。”

“都是什么人哪？”

“其中有夜入皇宫盗宝的贼寇——秦尤、柳玉春和崔通，还有肖金台的两个贼头，一个叫闵士琼一个叫闵德润。”

“噫，如此说来甚好，待本王亲自审讯，上山。”

神力王催马上山，胜英众人相陪，不多时山路崎岖，神力王甩镫下马，有人搀扶着来到中平大庭。这阵儿火着得正大的时候，离着多远都烤人的脸。神力王这才传话：

“马上救火！”

总兵分成四路，抽出一万人专门救火，按下这个不提。

胜英就在这个院里，为神力王准备了把椅子，请王爷落座。神力王手扶着刀把，东瞅西看：

“哼！这肖金台的猴崽子们气派还不小呢，可见当时的盛况了，这帮东西真是可杀不可留！胜英啊，把抓住的要犯都给我带来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胜三爷赶奔配房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喊道：

“三太，香武快把犯人提出来。”

连喊三遍无人答言，三爷就一愣啊。紧接着开开门进屋一瞅：“哟！”把胜英吓得目瞪口呆，不但胜英愣住了，在他身后的弼昆和尚，神刀李刚，飞天玉虎蒋伯芳等也都惊呆了，见五寇不翼而飞，贼连一个都没了。再往地上看，黄三太，杨香武、贾明等这五个人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省，都在地上躺着呢。胜英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赶紧到近前，把这小哥几个扶起来，摸了摸心里头还咚咚直跳，鼻子上还有热气，马上找人抢救。有人拎过一桶凉水来，对准五个人一喷，时间不大这小哥几个先后醒来。金头虎贾明先揉揉眼睛：

“哎呀，哎呀，这脑袋怎这么疼，好睡呀，好睡，哟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蒋伯芳抓住他袄领子就问：

“贾明，那五个贼呢？”

“五个贼，那不在……那，哟！怎么都没了？刚才还在这。”

他也说不清楚，黄三太这阵也明白过来了。胜英着急呀，问道：

“三太，你说说是怎么回事？”

黄三太脸一红。

“师傅，这……弟子也说不清楚哇，您老人家去接神力王，我们五个人在这看守着，忽然困打心头起，说什么这眼也睁不开了，后边什么事也不知道了，大概我们是中了什么迷昏药，有人把贼给救走了。”

“哎呀！”胜三爷闻听真好比冷水泼头，怀里揣冰，又好比一脚登空从山崖上掉下去。胜三爷心想这怎么交待呀？刚跟神力王说完，贼没了，这不是瞪眼说瞎话吗？这就犯了犯上之罪呀！胜英马上带着人到院里来见神力王，胜英跪倒了。

“王驾千岁，罪民胜英罪该万死。”

神力王一愣：

“老明公，你立了功了，怎么还说这种话？”

“王驾千岁呀，适才我领人去迎接王爷，那五个贼寇还在看押之中，没想到迎接您这个工夫，五个贼寇被人救走了，还把看守的五个人用迷药迷倒，王爷您看这怎么办？”

“哎……这个……。”

神力王把脸往下一沉，他眼睛盯着胜英。心说，他是不是瞪眼胡说呀？欺骗本王？又一想不是，胜英不是那种人哪，在众人的面前他怎敢胡说八道。神力王站起来：

“领着我去看看。”

“喂！”胜英领着神力王到厢房。神力王围这屋转了一圈，一看可不是吗？地上有五条绳子，还有一滩血迹，他问胜英：“这血是哪来的？”

“回王爷，抓住的贼人有两名身受重伤，这是贼人留下的血迹。”

“嗯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

“吓死罪民也不敢欺骗王爷！”

大伙都过来了：

“王驾千岁这属实，谁也不敢说瞎话。”

贾明腆着草包肚子说：

“王爷，咱俩人这交情可不错呀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我们为了取宝灯，为了抓这几个小毛贼，把屁都累出来了，您老身不动，膀不摇，到这得现成的，我们怎么敢说瞎话呀？王爷，我们要欺骗你就天打五雷轰，嘎叭一下就死喽！”

贾明这一起誓，把神力王气乐了：

“哈哈，好了，好了，本王相信就是。胜英啊。”

“罪民在。”

“你说这事该怎么办？现在这只办成了一半，宝灯是取回来了，贼跑了，你这官司还没算完哪。本王再给你一段时间，命你捉拿盗宝之贼，你看如何呀？”

“多谢千岁，千千岁！”

“嗯，本王先收兵撤退，把宝灯送回京，等着你抓住盗宝的贼寇，再到北京去见我。”

“是。”神力王把后事处理完，收兵走了。至于他怎么回京交旨不提，单说胜三爷率领小弟兄们离开肖金台回奔镖局。

但是回到了镖局，胜英一点痛快的心也没有哇，心说我这命怎这么苦？怎这么多事？真是按倒葫芦瓢又起，一宗不了又一宗啊，这五个贼人是谁救的呢？能跑到哪去呢？真叫胜三爷心中烦乱哪！可是光着急没用，该办事还得办事呀。大家围过来苦苦相劝，蒋伯芳就说：

“三哥，愁有什么用，人生就这么回事，一直得愁到死，我看他们能飞得出大清去吗？咱们就象梳头发似的，把各山各岛都梳它一遍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出他们几个来。再者说鸟飞还得有个影子，难道说他们能化成无有吗？”

贾明一听：

“对，我五叔说得有理，三大爷，您急有什么用，干脆咱们开始行动，搜哇！大贼窝，小贼窝，都给它搅到了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仨耗子！”

胜三爷在众人的鼓励下，这才点头。后来研究决定，让神刀李刚，红莲罗汉弼昆仍然主持镖局的事，该做买卖还得做买卖，余者投入全部精力，捉拿逃走五寇。胜英把这些入分成了八拨，老的小的互相搭配，然后开始寻找五寇。按下别人不说，单说贾明。他跟黄三太、杨香武、李玉、张七、欧阳德、肖银龙是一拨。小弟兄们离开南京查访了两天，结果音空信杳。

这一天走到一片野荒郊，杨香武有点走不动了，在道边的石头上一坐：

“众位呀，大家歇歇，歇歇腿儿吧！”

大伙儿也乏了，席地而坐，杨香武口打唉声：

“我说各位哥哥兄弟，上哪找贼去？大海茫茫，简直是海底捞针一样，难哪！”

贾明捶了他一拳：

“就你会说泄气话，瘦鸡，你狗屁能耐都没有，就会拖后腿。”

杨香武不服气，把小圆眼珠一瞪：

“那你说，你倒有能耐，咱们在哪抓去，听你的？”

“听我的，你还不知道金头虎这两下子吗？当初我学武艺的时候还学过算卦。”

“你胡说八道，你跟谁学的？”

跟我师大爷，铁牌道人谐葛山真。学的是阴八卦、阳八卦、阴阳八卦、袖褪乾坤，掐指一算，我就知道贼在哪！”

“那你说贼在哪呢？你算一卦。算不准我掐死你。”

“我看看这贼能落到哪个方向。”

说着话他把大铁杵拿过来了：

“我这铁杵指哪边，咱就奔哪边去找，准定能找着。”

“那你算吧。”

他们俩在这抬杠，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。别人都挺烦，又挺累，没人去管他俩。就见贾明站起来，围着大伙转一圈，把杵晃了晃：

“看着，现在我就算卦啦啊，天灵灵地灵灵，马王爷显神通，指点方向告诉我，将来叫明爷立大功！告诉我这贼在哪啊，天灵灵。”

他把大杵扔到空中，铁杵翻了个个，尖朝下，“嘭”插地上了，扎进去有半尺多深。把杨香武乐得：

“嘿嘿嘿，这卦算得挺准，要照你这么说，这五个贼入地了，这不尖朝下吗？”

“去你娘的，你懂什么，算卦得三遍，头一回是试验，

这不算。”

他把大杵又扔到空中，结果尖朝下又插地上了，惹得黄三太也乐了，心说我这位兄弟真能耍狗坨子，反正跟他在一起也有个好处，能够开心解闷，多发愁也不愁了。贾明把铁杵第三次扔到空中，这回没插地上，在地上掂了掂，这尖儿指向正南。

“哎，算卦这第三回最灵，看着没？这尖儿指着南面，咱哥几个就朝南走，止定能把贼拿住。”

大伙都站起来了。

“好吧，那就听你的，奔南面走！”

贾明把铁杵拣起来，背在背后，大家无目的的往南面去找贼寇。他们走出两天来，路过个镇子叫菜家庄。这庄子还真挺大，东西的大街，南北的买卖，白砂石铺的地，周围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庄村，人们都到菜家庄赶集上店。他们小哥几个到这正好是中午，饭口上，因此显得人就更多了。贾明抬头一看路西有个大饭馆，门前挂着幌子，肚子就觉着有点饿了：

“众位，抓贼也得抓，饭也得吃，怎么样，到饭馆咱吃一顿呀？”

大伙儿也乐了，迈步进这饭馆。这饭馆的名字叫五香园，一进馆子，香味扑鼻呀，伙计满脸带笑接出来：

“来了？几位，吃饭里边请啦！”

把小哥几个让到屋，他们进屋一看还有张闲桌，把这桌就包下了，贾明拉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，黄三太、杨香武，红旗李玉，凤凰张七，小侠肖银龙，小方朔欧阳德大家在左右相陪，伙计抹桌案，摆好吃碟就问：

“几位，吃点什么？”

贾明道：

“我们都饿透啦，什么解馋来什么，什么好吃来什么，爷不怕花钱。”

“好味。”

伙计下去了，时间不大先给端来一个大拼盘，又给拿上四壶酒，几只酒杯，给大伙满上。小弟兄一边吃着，一边喝着，伙计象穿梭似的一会又回来了，摆上冷荤热素八个菜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，小哥几个都饿了，拿起筷子就吃，这一顿吃的是格外的香，贾明的筷子专往肉上夹，什么好吃他夹什么。金头虎晃着袋袋，掂着大糟牙，翻着母狗眼，正吃着，就听门外说话：

“就在这吃就得了。”

“屋里让座。”

从外边进来个年轻的，就见这个年轻人，手里拎个长条的包袱，新剃的脑瓜皮漆青锃亮，脑后一条大辫能有三尺多长，梳成剪子股形，辫梢上扎着五彩头绳。往身上看穿着米色的大褂，挽着雪白的袖面，腰里扎着根凉带，后边还背着个大草帽。往这小伙儿脸上看，长的面如冠玉，粗眉大眼，鼓鼻梁，方海口，光嘴巴没胡儿，看年龄也就是十六七岁。但是这位撇着嘴，满脸带着傲气。一进门，伙计过来了：

“哟，客爷，您请坐吧。”

这主连理都没理，背着手挨着个地给吃饭的相面，看看这个，瞅瞅那个，最后他的眼光就落到贾明这张桌上，他特别注意地看了看。伙计第二次又问：

“客爷您请坐吧。”

“嗯。”这小伙在旁边找了张桌，拉了把椅子坐下，把长条包裹往桌上一放，伙计先递过来一个手巾把，上头又洒了点花露水，挺香，这位净了净脸，擦了擦手。伙计把手巾拿下去这才问：

“客爷您吃点什么？”

“来四两黄酒，另外给我来四个菜，你随便安排，越香越得味越好。”

“是了。”伙计下去了。这位呆着没事从兜里拿出个鼻烟壶来，往手心上倒了点鼻烟儿，然后用大拇指蘸着往鼻孔里塞。贾明翻着母狗眼看着，心说岁数不大，他娘的派头不小，老年人才使用这个呢，你没事抹这玩意干个屁？你不如带包辣椒面抹抹有多好。他这么一看，黄三太就知道他要惹事，在桌底下捅了贾明一下，那个意思：吃饭，少管闲事。贾明看了黄三太一眼没言语。

就见那小伙满上一杯酒，巴嗒巴嗒滋味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唉！年年有饭桶，没有今年多呀！这大清朝当今皇上是明君，可惜老百姓太窝囊，特别是当今这些保镖的都是饭桶，真叫我可发一笑！”

小弟兄们一听，呀！他这是跟谁说话呢？怎么三百六十行他都不说，单说保镖的呢？看来话里有话。但是大伙儿都不认识他谁也没有言语。这小伙又喝了两口酒，吃了两口菜，接茬自言自语：

“人哪就是这么回事，有的人浑身都是能耐，没有地方去施展，相反的呢，他什么也不是居然成了名了，我听说十三省总镖局有高人也有饭桶，这饭桶还不少哪。有那么一伙人，什么黄三太，杨香武了，红旗李玉，凤凰张七，小方朔

欧阳德了这些人就是饭桶，除非不打仗，一打仗准保叫人家抓住；这不是饭桶是什么？一张嘴还说什么是胜英的徒弟，哼！真给胜英丢人那！这也难怪，胜英也不怎么样，如果胜英是英雄，他也教不出这么些饭桶来，真叫我可笑哇！”

这小伙儿又满上一杯。黄三太一听“腾”脸就红了，凤凰张七、红旗李玉几位小弟兄把筷子和酒杯全放下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说这小子准是个贼！这分明是用言语挑逗，提名道姓的，尤其当着我们的面，肯定是认识我们。大伙这脸上都透出不悦来。贾明心里挺高兴：这小子一说呀，刚才那几位都是饭桶，就没提我，看来他拿我贾明还挺当个英雄！

贾明→高兴还劝开了黄三太：

“三哥，喝酒，喝酒，就当没听见，什么人没有？人上一百形形色色，良莠不齐，您那就当他是狗放屁，咱们该吃吃该喝喝，咱们要有长者之风，咱们要有容人之量，那才行呢，这才是做大将的风度。”

大伙一听，嚯！他跑这装开大瓣蒜了，平常尽他惹事，今儿个他还装开老前辈了？

正在这时那年轻人又说话了：

“哼！我说了半天那我还漏掉一个人，听说这小子叫什么金头虎贾明。我看不应当叫金头虎，应当叫肉头虎，这小子是最没能耐的一个，别看没能耐，还最能吹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就这么块货也在十三省总镖局混饭，真叫人笑掉大牙呀，这贾明算个什么东西呢？我宁愿养着一条狗，也不能养着这种吃货！”

他这声音挺清脆，他这么一说可气坏了金头虎贾明，把母狗眼一翻，“啪！”把筷子摔了。哎哟，我寻思他把我漏掉了。

哪知他又想起来了，拿我比做他们家的狗了，我岂能答应！

把杨香武乐得肚子直疼，杨香武拍拍他的肩头：

“哎哎，伙计忍耐着点儿，你方才不还劝大伙来的吗？要有长者之风，挨两句骂算什么哪，说你你别往心里去，听着没，兄弟？”

“去你娘的，小瘦鸡，他要骂你，你早翻儿了。”

贾明实在压不住火，站起来用手一指那位：

“喂，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从哪个山上赶下来的？竟敢指名点姓骂你贾大爷，你小子是不是活腻味了，是不是浑身发紧，打算让人给你熟熟皮子！”

屋里吃饭的人不少，一听就愣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大概喝多了要打架。吃饭的人都不吃了，扭回头都看贾明。那个年轻人一听，“啪”把筷也摔了：

“你骂谁？”

“骂你，你说我，我就骂你。”

年轻人站起来到了贾明的近前：

“小子，你再骂我一句？”

“我骂你八句能怎的？我骂你祖宗三代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说这是饭馆，咱别搅闹人家的营生，有种的跟我出去。”“到哪我还怕你不成吗？”

那个年轻人掏出一块银子往桌上一放，拎着包转身往外就走，贾明随后就跟出来了，他这一闹，别人的饭也没法吃了。黄三太怕他惹事也掏出块银子往桌上一放，带着小哥几个就跟出来了。一看，那个小伙子奔东庄口，走得挺快，贾明晃着罗圈腿在后面紧跟着，说话之间就离开菜家庄，到庄村外头一瞅，一遍荒郊野地，道边有片树林。这树林叫菜家坟，